

cmchao / March 27, 2018 05:24PM

[田知學】每一個人都會走這一條路](#)

田知學】每一個人都會走這一條路

田知學

振興醫院急診室醫師

86 人追蹤

健康大補帖 2018年3月27日 下午4:27

留言

作者為振興醫院急診室醫師

檢視相片

田茂盛 Biung Tanapima (1948 ~ 2009) – 我的父親！他讓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！圖 / 田知學提供

更多

那天，一位八十幾歲的老伯伯被家人帶來急診，因為食慾不好、肚子稍微悶痛、好幾天沒排便了。初步的抽血及其他相關檢查都正常。再回去看伯伯，他鎖著眉躺在床上，雖然檢驗出沒有貧血，他看起來很蒼白。再去摸他肚子，有點失智且重聽的他表示整個上腹還是不舒服。過程中發現他的褲襠是鬆的、衣服是垮的，這陣子應該是掉不少體重的。

無關科學的直覺決定不管健保申覆的問題，排電腦斷層吧！影像一傳過來，自己也愣住了。是胰臟癌合併肝臟多處轉移。

請他的女兒來身邊，用影像跟她解釋。解釋著、解釋著……，原本站立的她突然無力、直接坐到我的腳邊，呼吸急促。

「這樣大概還有多久……」透過她的眼鏡，看到她泛紅濕潤的雙眼。

其實冰冷醫療口罩後面的我的鼻子也一陣酸。用多年的專業訓練，把該解釋的、能解釋的都說完。拍拍她的肩膀：「他的抽血報告，的確可以騙過很多醫生。不是我很會診斷，是老天透過我提醒你，在這世上跟父親相處的日子不多了，用妳覺得最適合的方式珍惜每一天。」

說完，鎮定地、穿梭急診室的凌亂走到醫師辦公室的角落，我需要兩分鐘。

其實，我很可以抱著她一起痛哭的，因為，我懂。

我也是愛哭的、尤其是在最愛我的前世情人面前，毫不隱藏！他是全世界最會安慰我、逗我、讓我破涕而笑的人！

留著濃濃布農血液的我的前世情人，2008年母親生日那天，在獵山豬的時候突然肚子大痛，鄉下醫院的醫師在膽囊看到一顆東西。

和對方醫師聯繫溝通過之後，決定把父親接來自己的醫院。電話上父親孱弱地說：「還是到妳那邊比較舒服，妳會把我照顧得好好的！」

等待他到來的過程中，心中強烈的希望那顆東西是寄生蟲，因為布農族會吃有些生的動物內臟，的確有比較大的機會感染到寄生蟲。可是當我看到父親踏著闌珊的步伐、無力地拖著小小的行李箱、全身泛黃……褲襠鬆垮，還努力給我一個慈祥的笑容，我的心碎了。

坐在電腦桌前，腦海一片空白，連簡單的抽血檢查都打不出來。

最後，在急診就確認是癌症的機會很高的時候，我衝去休息室的廁所大哭。哭完，裝作一切正常，出來跟父親解釋、安排住院及後續開刀。其實心中有強烈地不安 – 因為膽囊癌就跟惡名昭彰的胰臟癌一樣，癌症裡面的惡中之惡。

這一次，我決定要勇敢，每天都要給父親笑容，絕對不能在他面前掉一滴淚。

在手術房外漫長地等待，還是用掉很多衛生紙，其實可以進去的，但是我無法看到自己的父親肚子被劃開，還有後續很多的畫面……。在開刀房外，從早上等到傍晚，由於手術時間太長，他直接由手術室轉進加護病房，一堆醫護迅速

地促擁著他到加護病房，推床、擠呼吸器、顧點滴.....，快要醒的他眼球不自主轉動，身體和呼吸努力對抗著機器和約束，我的視線瞬間模糊。

「幾年前我曾經在山中瀕臨死亡，當時我開始害怕和慌張！但是這次，我痛到在地上打滾！我告訴自己，試著靜下來，我在心中對著上帝禱告，突然間，感覺到自己的雙手彷彿在緊握住祂的腳，我感到很平靜！我準備好了！」
開刀前，父親在病房跟我說。

父親都已經不懼怕死亡了？那我在怕什麼呢？我的確害怕失去他！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我心中！永遠都會在我心中！看過很多類似的病患，也瞭解這個病，我在怕什麼？我在哭什麼？

術中及術後，做了很多預防措施，當看到腫瘤還是狠狠地轉移到肝臟，我快要窒息了。

開始找一些可行的治療、到處拜託，為了這些昂貴的自費項目，開始兼差。努力地找治療，而腫瘤更是迅速地蔓延；我好像在跑一個孤獨的長跑、奮力地跑，卻始終抓不到我要的那個東西。

只要父親住院，工作完畢，一定睡在他的病房。用力地珍惜所剩不多的時間。父親回山上休養的日子，我常常失眠，也曾一個人喝酒狂哭睡倒在沙發上。

有一個住院的深夜，空氣像是被什麼巨大力量撞擊似地，我驚醒過來，看到父親痛到盜汗卻又捨不得叫醒我。趕緊請護理師來打止痛。

「剛剛妳爺爺來過、我當兵的好朋友陳叔叔來過、村裡的誰誰誰來過.....，我們聊得很愉快！」他說的這些全都是已經往生的人。

我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，但是他似乎在告訴我他真的要往那條路走了，我還不想面對，可以有選擇權嗎？可以喊停嗎？可以醒過來然後發現這只是一場惡夢嗎？

「其實妳可以不用那麼辛苦！如果沒有辦法救我，也沒有關係！我有很好的信仰！我不害怕！隨時都可以再去找他們！」

我將右手放在胸口：「可是我這裡會痛啊.....」

他給我一個笑容，彷彿在跟我說：「我懂！但是妳必須要更勇敢！我的確是要往那條路走，時間不多了！」。

離世前的最後兩個月，他都住在我的醫院，從部分依賴點滴，到完全仰賴點滴。他的面容越來越憔悴，腹部和雙腳越來越腫脹，神智越來越不清楚.....。

我在急診室上班，樓上護理師常常會打來求救：「田醫師，妳母親又發飆了！」

原本堅強無比的母親，開始意識到枕邊人真的要離開了，無法招架！我常常被叫去罵：「妳這個爛醫生！你們到底給他打什麼？他都不會好！只有鎮定劑！只有嗎啡！要治療啊！妳這個爛醫師！不要碰他！你們都不要碰他！」。

就安安靜靜地低頭給母親罵。因為我真的是個爛醫師，沒有辦法救自己的父親！

有一天，母親又在病房罵我的時候，父親突然坐起來，那時候他其實已經不太說話了，他用責備的眼神看著母親：「每一個人都會走這一條路！」。

母親停下來，在一旁哭得肝腸寸斷。

父親快要離世的前兩天，他看著窗外說：「妳看！天堂！很美！」。

我將頭輕輕倚在他的肩膀上，父親生病之後都沒有機會撒嬌：「可以跟我說有多美嗎？」。

「美得無法形容！妳要把自己的人生走好！就會看到！」這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。

父親的最後一夜，我從病房下來急診準備上夜班，同事陳醫師突然出現，要我上去陪伴就好。我很感動，也不客氣地答應了！

那一夜，我徹夜未眠，他的每一個呼吸，我都用心地去聽、去感受、去記得！在床邊，在心中細數著過去所有的回憶。

隔天早上，他被罩著氧氣、接上心電圖監視器。

我站在床邊，握著他的手。小時候，這隻手牽著我的手，帶我看星星，當時，我覺得人有永遠，因為我想要永遠被這樣愛著！也是這隻手牽著我的手，告訴我史懷哲的故事，所以我從小就想當醫生。還是這隻手牽著我的手，在我哭著回來到他身邊說：「原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史懷哲那樣做那麼多、救那麼多人……」的時候，安慰我。

他的心跳越來越快……。我是急診醫師，有時候，病人死的進來，我都可以救回來，然後他走著出院。看著心電圖監視器，有股衝動，也許我可以急救、CPR、電擊、插管、接呼吸器、用藥物維持他的血壓……，可是他會醒過來嗎？可是他不會醒過來……。

忽然間，父親的心跳變慢，然後變成一直線。我的膝蓋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彷彿摔入另一個抽離的停頓空間，不是人的，但也不是父親的……。旁邊的人都變成慢動作地、無聲地……，但時鐘的秒針繼續前進……。

「在我愛你、你愛我的前提之下，還有什麼可以去破壞這樣的美好？」 -
這是父親教導我的愛！他也是用這樣的態度引導我去珍惜我們之間的美好關係！

田茂盛 Biung Tanapima (1948 ~ 2009) – 我的父親！他讓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！
